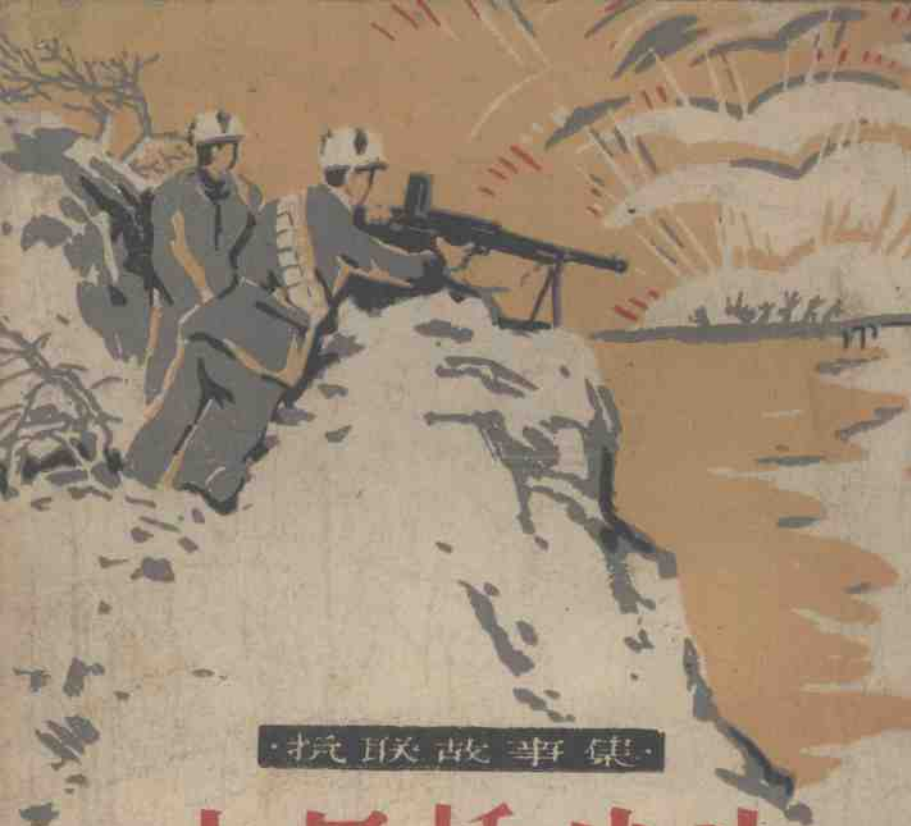




·抗联故事集·

七号桥战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有五篇抗联战斗故事。

“第一次夺来的机枪”和“智取富蕴榆树警察署”是描写抗日联军拔除日寇据点，夺取敌人武器，装备自己的故事。

“七号桥战斗”是描写抗联第一路军粉碎日寇规模最大的—次残酷“围剿”的战斗故事。

七 号 桥 战 斗

风旗挥图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，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富源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

767×1092规格，1印张，14,000字，印数：1—10,000 1958年12月第1版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090·475 定价(5)0.09元

目 录

第一次奔来的机枪	1
秋收中的突然袭击	6
智取宜隆榆树警察署	11
釣 魚	15
七号桥战斗	20

第一次夺来的机枪

原抗联第一军三团二连战士 赵成东

1934年，苞米长的一人來高的时候。一天，楊司令在黑瞎子沟(屬临江县)召开我們全师人員大会。号召大家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，装备自己。特別強調說：“哪个单位夺到机枪就留在哪个单位使用。同志們都急着想得挺机枪，好更痛快地打日本鬼子。

我們都是在山沟扛大活出身的，有些人还没看見过机枪。跟日本鬼子打仗时，听见“噠噠噠”一連串地响，也不知是啥“家伙”。有一次鬼子的机枪噠噠地把我身旁的小树一下切断了。我心里想道：“好厉害！我們要有这样武器，更够日本鬼子受的”。事后，我問别的同志，才知道那是机枪，可还没看見是啥样，寻思一定象个机器。

有一天，楊司令命令我們伏击从通化出来到八道江一带去的日本鬼子。鷄叫时，曹团长帶領我們从龙爪沟出发到老米沟門。天还没亮，我們就埋伏在公路西面簸箕形的山脚下，繞过山就是老米沟。山脚下有一块很大的地方是坟圈子。到处是小柞树、杏条和沒腰深的高草。游

击連在右翼散开埋伏着，我們連在左翼离公路很近的地方隐蔽起来，这地方，不踩到身上是发现不了的。我暗暗地下了决心：“这回一定要得挺机枪！”

我們这条大口袋，就等着日本鬼子往里鑽了。从早晨等到晌午，太阳晒的头发昏，我們都用草盖上脑袋，又不易发现又遮阴凉。远处傳來汽車的轟隆声，不一会儿，汽車从曲曲弯弯的路上开来了。汽車爬坡时，发出象牛叫的声音。我拉了拉趴在我身旁的一号，他点点头，两眼盯住汽車来的方向。李連长在我不远的地方，小声說：“注意，上来了。”他掏出匣子枪，把鷄头叫开了。

第一輛車爬上来了，我从草縫往外一看，哈！車廂里站着很多日本鬼子，銅盔迎着太阳閃閃发光。有的在指手划脚的看山景，有的还咧嘴笑呢！

“媽的，真熊人哪！”我心里罵着。

第一輛車到我跟前时开快了，揚起一陣灰土。

“揍吧！”一号压低声音說，看样子是急的不行。

我也真急，这些家伙耀武揚威地到这儿游山逛景来了。真想立刻撂倒他几个，可是沒听山头上的指揮枪响，誰也不能打呀！眼看着第一輛开过去了，山头上还没有枪声。我們明知道敌人鑽进口袋里一定有人收拾他們，可看着这帮家伙洋气的样子，心里就是不痛快。

第二輛，第三……哈！还有小汽車，里边坐的一定是

个官。我真忍不住了，刚想跳起来。

“叭，叭”指挥枪响了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排子枪。洋洋得意的鬼子，一下就乱了营，汽车互相碰撞起来。只听李连长喊：“冲啊！”我跳起来就和大家一齐冲上去。

后面的汽车还没上来，就截在下边了。我们就和爬上来的几车鬼子打起来。这时鬼子放了“羊”，满公路都在打，喊叫声和枪声象开锅似的。那辆小汽车，被打的一歪歪就拐弯往坡下跑去。

“跑不了！”是谁喊了一声，一阵排子枪，把小汽车挡住了。

我和马大个子扑向一辆汽车，在汽车驾驶室的棚上，有一个象大螺丝一样的铁家伙在那歪着。车面板子上，倒着一个鬼子，半个身子在里，半个身子在外，满身是血。我把那个铁家伙一把拽过来。

“机关枪！”马大个子高兴地跳起来。

“这就是机关枪啊，太好了！”我回过头，两手高举着机枪向山上喊起来：“得了机枪了，得了机枪了！”

这时，被冲乱了的敌人，向我们反扑过来，后面车上的敌人，也向我们发起冲锋，一羣羣敌人扑向我们，排子枪压不住敌人了，情况很严重。

“机枪，机枪，你咋不打呢？”马大个子向我喊着。我急的直跺脚，眼看着手里这个“大螺丝”就是不知道怎么



使喚。急的我滿頭大汗，白布衫都沾在身上的了。我抬頭一看敵人要到跟前了，我急忙往後跑了几步喊着：“來，你來打，我給你撿子彈！”馬大个子抓過機槍就是一梭子。

“噠噠噠！……”敵人倒了一片。

“噠噠噠！……”鬼子楞住了。他們知道我們沒機槍，却吃了機槍子彈。

山上山下，排子槍和機槍响成一片。

鬼子夾着尾巴跑了，丟下几十具尸首和四、五輛汽車，那輛小汽車也沒跑了。

同志們看到我們的機槍打退了鬼子，都跳起來喊：“革命勝利萬歲！革命勝利萬歲！”喊聲把山都震醒了，也跟着我們一起噶噶地喊着：“革命勝利萬歲！”

（顧興東 記）

秋收中的突然襲击

原吉林省柳河县副县长 刘 文 著

一九三五年秋天，正是五谷丰收的时候，游击连随同第一军军部来到柳河县一带，一方面是想趁机弄点粮食，另一方面是揍日本鬼子。

在这秋收季节，日本鬼子妄想切断老百姓给抗日联军的粮食供应，把半数以上的兵力抽到农村，挂名为“保卫大秋收。”

大牛沟是柳河县东南的一个大屯子，这里住着很多朝鲜人，田野里种的全是稻子。这一年正是丰收年成，谷穗特别粗，把稻干压得弯弯的。日本守备队派出一个小队来到这里，监视群众秋收，并规定在一周内要收割完。这样把时间一限制，百姓要想按时完成收割就有困难了，所以只得大量雇工。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，上级指令我带领十一名游击连的同志，扮作雇工混进去。我们都化装成农民的样子，大牛沟真就把我们雇用了。

第一天，我们老老实实在地替他们割了一天，主要是熟悉一下情况，当天晚上，我们开会研究如何动手，大家一致

認為吃晌飯時動手比較有利，因為這時日本鬼子也集合在一起吃飯，槍都架在一塊，只有一個看槍的，我們給他個突然襲擊，他就還不過來手。接着我們分了工，四號（注）槍法准由他來對付敵哨，又指定三名同志專門負責封鎖敵人的槍支，總的指揮是由我負責。我們偷偷地把匣子槍藏到明天晌午可能割到的草棵里。第二天，我們很早就到了工地。日本鬼子也按時到了工地，他們一共來了二十七個人，帶着兩挺輕機關槍和二十多支三八大蓋，還牽着兩匹大紅馬，有一匹馬上馱着兩個大帆布袋子，里面大概裝着他們晌午吃的點心，另一匹馬是鬼子小隊長騎的。

那個留着八字胡、身材矮胖的鬼子小隊長，走到我們面前，張牙舞爪地“嘀咕”了半天，也不知是說了些什麼，然後由一個穿着日本軍衣的漢奸向大家翻譯着他的話：“莊稼人注意聽着，太君要你們今天趕緊割，一個禮拜割不完不行！‘紅胡子’要來搶糧的……。”

大家都用憤恨的眼光看着這羣傢伙，沒有一個吭聲的。田地里雖然約有一百人工作，可是場面非常沉悶，沒有歡笑聲，也沒有打鬧聲，只听得“剝剝”地割稻聲，一片一片的稻子隨聲倒下。

注：抗日聯軍班里的戰士，都按次序編成號，不叫名字。



这天上午好象比昨天长一些似的，总盼它快点过去，可是，心里越着急，时间过得越显得慢，我头上的汗直往外冒，我看看班里其他同志，他们也和我一样，都表现出有点着急的样子。

警备器“呜呜”响了，大家都收工吃饭。

昨天算的一点不差，今天正好割到藏枪的地方就休息了，我们悄悄地从草棵里取出匣子，掖在腰上。这时，鬼子照例把所有的枪支架在一起，只留一人看枪，其余的人都蹲在一块吃饭。他们吃的全是大米、白面、牛肉和猪肉，而我们吃的全是包谷饼子和棒子面。有的日本人故意显示他们吃的好，虚情假意要我们去吃，那时，谁有心思吃饭呢？不过是作作样子罢了。我们十一个人有意地往他们跟前挪动，我的心噗通噗通直跳，没到晌午盼晌午，到了晌午又不好下手，那个看枪的日本人，眼睛来回盯着大家。我们谁也不敢在这时动手摸枪。性急的小刘总是用“咳嗽”和“眨眼”的动作要求我下命令，其实我比他还着急呢！说起来也凑巧，在这紧张的时刻，对面山上忽然跑下来一只野兔，机灵的八号，急忙大喊起来：“下来一只兔子！下来一只兔子！”他这么一吆喝，鬼子全扭过头去看兔子，连岗哨也把背向着我们，我趁机向同志们一挥手，十几支枪的子弹同时飞到了日本人的身上，当场就有一半鬼子应声倒下，岗哨也倒下了，其余没有中弹

的起来就跑，那个鬼子小队长，迅速掏出手枪，可是，没等他扣火，一颗子弹就在他的脑瓜上开花了。有两个不要命的鬼子，梦想作最后一次挣扎，急忙跑过去拖枪，他们的手还没挨到枪，就被我们的子弹打倒了。这时，老百姓乱跑，日本鬼子也乱跑，我们既要打鬼子，又怕伤了老百姓，只得缩手缩脚地、一枪一枪地打，这些该死的鬼子，跑的再快也跑不过子弹，只有三个鬼子，借着群众的光倖倖逃跑了。

战斗一结束，我们便扛着缴获的武器迅速撤回大山里。

（龙繩武 記）

智取窟窿榆树警察署

原抗联一军少年连宣传干事 刘金山

窟窿榆树是桓仁县的一个小镇，三面是山，只有南面是条小沟。这里有个警察署，共有三十多个警察，署长姓孙，外号叫孙猴子。这个警察署对我们这一带的活动威胁很大，我们早就想搞掉它，可是很不好搞。窟窿榆树周围都挖了一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壕沟，里面有挺深的水。警察署在城中心，四方大院，墙有一丈多高，四个墙角、大门楼顶上和后墙中央都有炮台。不管从哪边往里打都不好进。我们研究了很多次，都没有想出个好办法。

一九三六年冬天，军需部长胡国臣同志带领我们从辑安向新宾活动。队伍到达刀尖岭时，听说辑安张轴子警察大队过来了，我们一百二十多人就在那里埋伏起来。伪警察队一走进埋伏区，我们一阵冲锋就把他们全部缴了械，日本指导官也被咱们逮住了。我们都换上警察队的服装。当夜，直奔窟窿榆树走去。天亮时我们到了四平街的石砬子上。

秋天的早晨还有些冷，我们弄一堆火大家烤着。胡部长和大伙一研究，叫组织科长安德顺同志带着六十多人装土匪到四平街去“抢”东西，然后奔窟窿榆树趁机占领东山，准备有情况时好打。他带着六十多人化装成警

察大队，叫丁山装日本指导官，小李子当翻译官，刘永和装大队长，我是大队长的听差。我们把衣服穿好后，来回一走，大家都笑开了。丁山本来就象日本子，这回一穿上黄呢子衣服、大皮鞋，再戴上战斗帽就更带劲了。刘永 and 很胖，一戴上大盖帽子、穿上皮靴挺象个大官。

一切都弄好了，胡部长对我们说：“往里进时大家机灵点，开始行动！”接着，我们的机枪就朝着北边的碰子上“咔嚓”地打了两梭子，两伙人一前一后，从山上冲下来。安科长他们在前面跑，一直进了四平街，我们这伙边打枪边喊着：“抓住！抓住！胡子！”我们冲出四平街，抓住三个“土匪”就不撒了，把三个“土匪”绑好，直奔窟窿榆树。四平街离窟窿榆树九里路，我们打枪那里都能听到，可是警察狗子们却没有出来，真是胆小鬼！

我们大步朝前走着。最前面一个人打着五色旗，接着就是丁山和小李子。在他俩身旁就是绑着的三个“土匪”。我、刘永和、胡部长和机枪射手老王跟在他们后边。再后边就是“警察大队”。我们都挺直了胸脯，雄赳赳的可精神了。

到了镇门口，左右各有一个哨兵，我们没有理他还是往前走。有个哨兵迎上来敬了个礼问：“请问指导官是哪个大队的？”

“辑安警察大队！”小李子说。丁山把缴来的日本指导官的片子拿出来晃了晃。这个哨兵看了又敬个礼，向后一转身，往里跑去。

“集合！快点！快点！他妈的！……”院子里连嚷带

罵，不一會走出三十來人，在大門口排成一列。我們抖着精神，把胸脯挺得高高的，邁着大步“咋咋”地往里走。我偷偷地向警察們掃了一眼，只見他們有的扣子沒有扣上，有的鞋沒穿好，有的人綁腿也沒扎住……。

“立—正！”警察署長給丁山敬了個禮，“歡迎指導官！”丁山把手舉了舉“哦哦”兩聲，向周圍望了一眼，見大隊都進來了，便向小李子“哇拉”兩句。小李子“哈依”了一聲，對着孫猴子說：“指導官問你為什麼不去打土匪？通匪的沒有？”

“報告指導官，通匪的沒有！我們不知道！”署長驚慌卻又含笑地說。警察們都有些發楞了。

“啊！什麼的不知道？你的心太壞了！”丁山話音還沒落，胡部長咳嗽了一聲，我們立刻分散開，包圍了敵人，槍口對準偽警察：“不准動！”有個號兵見事不好，轉身就跑，我“叭”地一槍把他撂倒了。

繳完槍，我們都進了院子。胡部長叫人把警察監看起來，就帶人到後邊搜查。

我和丁山、劉永和正往屋走，一個穿得花溜溜的女人跑過來，我一看就知道，這一定是署長的小老婆。她嬉皮笑臉地對我說：“老兄弟！請你向指導官說說情，我們沒通匪，我們真不知道土匪在四平街搶東西。”

“這我說不了，你去問指導官吧！”她把牙一齧，嘴一撇，進了屋子，到丁山跟前笑嘻嘻地鞠了一躬：“指導官，我們通匪的沒有！請原諒原諒吧！”

“我不是指導官！我是紅軍！”丁山斜了她一眼。這娘

們还死不要臉地說：“指導官！我知道您是指導官，別吓唬我了，請您饒了他吧。”丁山摘下戰鬥帽，往桌上一拍，大喝一聲：

“我是紅軍，再嘮叨槍斃你！”

“嗯？”她沒敢再說下去，望望劉永和：“大隊長，這是誤會，請放了他們吧！”

“你別做梦了，睜開眼睛好好看看我們到底是誰！”

她仔細看看我們，又向外邊望了望，正好安科長帶人進來了，他們穿的不是警察衣服，原先綁着的三個“土匪”現在也拿着槍在院子里看着警察。她“哦”了一聲，往地下一跪，哇哇地哭起來：“紅軍饒了我們吧！饒了我們吧！”

這時，胡部長從外面進來，見她跪在地下哭，大聲說：“干什么？這沒用！”

我們把警察放了，一把火燒了警察署，帶着孫猴子離開了窟窿榆樹，興高采烈地往新賓方向走去。

（周福卿 記）